

男子汉宣言

何群 著



男子汉宣言

何 群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周 易

封面设计：杨黄莉

男子汉宣言

何 群

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5 字数：121,000

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1014 定价：1.05 元

目 录

男子汉宣言..... (1)

繁星，缀满苍穹..... (45)

男子汉宣言

两天前的报纸刚到厂里，我们这些小伙子顿觉脸上无光，脑袋耷拉下来，不敢正眼看人，连走路都是顺着墙脚根，好象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似的。

报纸第四版上有着这么一条启事：

为我厂男青工征求女友

我厂有未婚男青工二百一十二人，年龄在二十六岁至三十七岁之间。如有愿和我厂男青工结为伴侣的女青年，请来信和本厂工会联系。结婚后，女方如系农业人口者，本厂愿负责女方的工作等等。如女方单位愿接纳男方者，本厂立即放行并办理调动手续；女方愿到我厂者，本厂表示最热烈的欢迎，并在工作、宿舍等各方面给予最优惠待遇。

国营七三五厂工会

××年×月×日

七三五厂就是我们的工厂，是生产……咳，差点说漏了嘴，这可是属于国家机密。笼统地说吧，是个军工厂。只要你不笨，当然就可以想象，我们厂不可能象那

些做什么锅瓢碗盏的小厂、小社那样，建在大城市里、大马路边、霓虹灯下，而是建在离城好几百公里外的“夹皮沟”里。当然，这地名是后来大伙儿给取的，意指它荒凉、寂寞、没人烟。这倒一点也不假。

但是，谁不知道我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呢。既然是伟大的，当然不免要有点献身精神喽，“夹皮沟”又算得了什么？

可是，麻烦来啦。

叫我怎么说呢，好端端的一个小伙子，又聪明又漂亮，不论是在工作上或是在打架时都是独挡一面的响当当的男子汉，可就是找不着媳妇。原因是什么？“籍贯”太差。这可是姑娘们的术语。哼，前些年讲出身，这些年讲“籍贯”，以后不知道还要讲些什么？话又转过来，咱们不是找不到，而是没地方可找。别说是女人，这地方方圆几十里连个人影都看不到。又是这号工厂，适合姑娘们的工种少得可怜，小伙子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大模大样地四处撒尿，都不用担心会被一个女性碰上。这个极不文明的坏德行在共青团会议上被三番五次地提出来，可“哥们”却在下面嘀咕开啦：“要是多有些姑娘，不用你开口，谁还敢放肆！”

所以，大伙儿都说，再好的小伙子到了这里都得贬值。而姑娘一到这里呵，即便是长得“不怎么样”的，也会肆无忌惮地“抬起价”来了。

就拿我们宿舍来说吧，毛毛、大海和我，哪个不是长得体体面面的？当然不是自夸。论工作，清一色的青

年突击手，三人各式各样的奖状凑起来足可以裱一面墙。超龄团员。入党申请也交了，还没见动静。论业余爱好，吹拉弹唱，打球照相，样样在行。而且各有千秋。毛毛音乐修养极深，弹得一手好吉他。嗓子也不错，自弹自唱，婉转动听。要是在城里，单凭这一点，不迷住十个八个姑娘才怪！大海——全厂的摔跤冠军，业余拳击爱好者，魁梧得象座铁塔，男性美都叫他占全了。他那双拳头揍烂了不知多少沙袋，厂里当然找不出能和他匹敌的对手，因此常常感到一种胜利者的孤独。他老是死乞百赖地求毛毛和我陪他练拳，哪次都被他揍得鼻青脸肿。每当我们赌咒发誓的时候，总是这样说：“我要是骗了你，就去陪大海练一次拳。”我呢，嘿嘿，爱写几句小诗，有几首还在省报上发表了呢，在厂里多少算得上是个秀才。可惜，二十八岁的人啦，全都还是光棍。

我们的老厂长每提起这桩事，总是把桌子拍得乒乓响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唉，我要是多有几个女儿就好罗！”

多有几个女儿又有什么用？就算不讲计划生育，厂长能当全厂这二百多号光棍的老岳父么？就算能养二百多个女儿，她们未必都会看得上我们这些“夹皮沟”里的二、三级工。

于是，工会主席出于无奈，只得在报纸上干了这么一件叫我们脸红的事。

脸红归脸红，当这求爱的信息传递出去之后，大伙儿还是明松暗紧地翘首等待。半年过去了，没有反应，

有些小伙子就慌了神，象热锅上的蚂蚁。紧接着，请调呵，旷工呵，探亲一走就来个“老将不会面”呵，等等，变着法儿闹情绪。

我们三人没辜负青年突击手这光荣称号，总算沉住了气，更没有害什么相思病。当然，只要横下心，什么事都好办。我们曾相约过：第一，宁可打一辈子光棍，也不降低对女友的选择标准。（别笑，别以为我们就应该是些饥不择食的家伙。难道只许她们对我们进行从一套家具到十分听话的筛选，就不许我们有半点挑剔的权利？那还叫什么男女平等！）第二，要是有一天碰上那么一个好姑娘，绝不能卑躬屈膝，奴颜媚骨，灭了男子汉的威风。第三……

我们宿舍里严禁张贴那些女明星相片，严禁无端地谈论女人，更不许为了女人唉声叹气。这些，我们都严格执行了，唯独对毛毛放宽了一点政策。他一抱起那心爱的吉他，嘴里便难免会出现点什么“十八岁的哥哥”呵，“河里的青蛙”呀，“走过来坐在我身旁”呀之类的东西。当然喽，艺术嘛，没说的。这家伙唱得最起劲的是那个《男子汉宣言》。究竟唱些什么，没全听清，大意是这样：一个小伙子在结婚前对自己的未婚妻定下了种种苛刻条件，命令人家要勤劳，少说话，打扮要大方、美丽，每天不能在他先睡，不能在他后起，甚至连死都不准人家在他先死……啧啧！

虽然只是唱唱而已，毛毛也要遭到我们的谴责。

“哼！”大海总是先来这么一声，“越冷越刮风，

唱得煞有介事。这叫画饼充饥。”

“去去去，少罗嗦，你懂什么叫艺术！没事去揍你的沙袋吧。”毛毛极力捍卫自己。

“极端的处境，最容易使意志薄弱者产生相反方向的极端幻想，比如，一个饿得要死的人最容易梦见大鱼大肉大筵席……”我的话总有几分哲理味。

“去你的，鼻涕诗人！你那些歪诗也够味儿啦。”毛毛说着就憋起怪腔调、学我朗诵起来，“‘啊——雅典的少女……’，啧啧，骨头都要酥了，你也不嫌肉麻。”

“那是拜伦的诗，不是我……”

“难道这歌是我编的？我好歹只在亚洲唱唱，你却哼到太平洋那边去了。”

生活就这么一天天过去。我们没有虚度光阴，生产搞得很好，学习也有进步；但心里时不时会泛起几分惆怅。我敢说，大家虽然没讲，但私下里谁不迫切地希望着，有那么一天，生活里会奇迹般地出现这么一个“她”。

“她”来了。

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厂礼拜。

楼下一片乱哄哄的声音把我们 from 午睡中吵醒。说来惭愧，要是在城里，象我们这般大的小伙子，此时此刻，谁不是各人手上挎着个姑娘，神气活现地四处踟蹰。可我们，咳，睡午觉。

我们伸头朝楼下看去，厂里的小客车停在球场上，工会主席领着一大伙光棍，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下了车，短袖白衬衣，绿色的百褶

裙……啧啧，都深秋啦，还这模样，存心气人还是咋的。帮她扛行李、抬箱子、拿家什的“骑士”不下十人，都以能为她效劳而自豪。那份殷勤劲儿真是催人泪下！不一会，姑娘就象女皇似的被引进了和我们相隔一个球场的对面宿舍大楼。

“来探亲的吧？”毛毛这家伙，咽喉一耸一耸的，在咽口水。

“不象，探亲带那么一大套干吗，大概是新来的工人。”

“哼，又增加了半个排的警卫员。”大海说。

“我去探探。”毛毛自告奋勇地说着，迫不及待地趿着拖鞋下了楼。

没几分钟，他就回来了。“啧啧，真漂亮，象栗原小卷。这回呀，她是全厂第一啦，不含糊，真的。骗了你们就让我给大海当一回靶子。”

“姓名？”我问。

“伊丽莎白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嘻嘻！后边两个字是我加上去的。伊丽，真新鲜，百家姓上有吗？”

“年纪？”

“二十五。”

“籍贯？”

“不详。昆明口音。”

“文化程度？”

“‘工兵’（工农兵学员）。赶末班车的。”

“家庭出身？”

“……！？”

“政治面貌？”

“你……混蛋！”毛毛发觉被戏弄了，不满地冲我嚷道：“你大概还要她的血型和婚姻状况吧。”

我们开心地笑了。

“爱好真广泛啊，又是小提琴，又是羽毛球，还有那么多书，外文的……又是那么漂亮，什么都叫她占全了。”毛毛兀自咕嘟着。

“这也属于一种装饰，可以显得高雅一点。”大海转过身，躺到了床上。

“毛毛，你应征入伍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入什么伍？”

“警卫员呀，八十年代的骑士。”

“我可不愿凑这个热闹。”毛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好歹还有这点骨气，看看他们操练算了！”

“对，别去凑热闹，自己看不起自己。”大海突然从床上跃起，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可不，我看也没啥稀奇的，大学生算什么。再说，又不是考上的。”

“八成凭脸蛋子漂亮。”

“很可能。没真本事……”

鬼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们会恨这个伊丽。是怪她太漂亮？还是那小提琴、外文书？还是她身后那一群“骑

士”……

星期一早上例行的车间班前会变成了欢迎会，伊丽分到了我们总装车间。

毛毛这家伙的形象思维真不赖，姑娘眉宇间确实是有有点栗原小卷味道。怪事，怎么同样的工作服，一到了她身上就显得那么别致、大方呢。

车间主任的诚挚热情，伊丽的谦虚谨慎，再加上比欢迎总统还热烈的掌声，使我们的车间增加了不少生气。

我们三人冷冷地蹲在旮旯里抽烟。

会议快结束时，主任又说了：“伊丽同志，我们这个车间的工作性质你大概也知道一些了，复杂而又危险，稍一疏忽，一个车间都可能飞上天去。”

姑娘翻起眼皮，瞅瞅主任。

“所以，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工人都经过最严格的训练。你才来嘛，工作也没法分配，先四处看看，千万别动手。大家注意啦，以后要多多关照伊丽同志……”

“主任，我在学校里学的就是……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书本上学的是一回事，实际干起来又是一回事。嗯，听清啦？”

姑娘那有着长长睫毛的眼睑沮丧地耷拉下了。

于是，伊丽就在车间里转悠起来。她走到哪里，哪里便扬起一片欢快的笑声。有什么可说的，漂亮的姑娘谁不喜欢，何况是在我们这个连蚂蚁都是公的的地方。

姑娘来到了我们这里，首先来个下马威：甜蜜蜜的

一笑。幸好，我们象事先约好似的，板起脸，就当没她这个人。怪事，怎么大家的手脚突然变得迅速而又敏捷了呢？

姑娘刚一走，毛毛冷不防就冒出这么一句来：“她那衣领，白得……不可思议。”

“哼！”大海肩头一耸，“别处不好看，你怎么看人家的脖子？”

“谁看她的脖子啦，我说……她的衣领就是白嘛，你瞧瞧你的！”

我们不约而同地低头看看自己的衣领，只觉得脸上微微发热。毛毛这家伙，尽长别人威风，灭自己的志气。

伊丽的窗口和我们的遥遥相望。晚饭后，我们都可以看见她宿舍里又被“骑士”们占领了。姑娘落落大方，谈笑风生，好不热情，最后还拉起了小提琴。

马斯涅的《沉思》。那轻曼、优柔的旋律，渗着月光，洒进了我们的窗口。

“训练有素。你们听，那弓，有力度……”毛毛手拄双腮，啾嘴着说。

“哼，朝思暮想。”大海背对着我们。

“别假正经啦，你站在那里看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看月亮。”

“嘻，看嫦娥呗，拉提琴的嫦娥。”

大海猛地一转身，伸手从后面勒住毛毛的脖子。“你瞧着吧，我要是向她陪个笑脸，就不算男子汉！”

“好，我就瞧着你。”毛毛夸张地揉着脖子。

“还有，也不许你去献殷勤。”

毛毛愣了愣，沮丧地点点头，手在吉他上一划，拨出一串水波般的琶音，“在你嫁给我之前……”

对面的小提琴又换了一只曲子——舒伯特的《小夜曲》。

大海怒气冲冲地把窗子关上，放下窗帘。“毛毛，你大声唱嘛！”

清晨，球场上显得格外热闹。天！平时懒得象冬眠的蛇似的“骑士”们，一夜工夫，都变成了早起锻炼的典范。

大海早已起床，默默地站在窗口。

又是伊丽。她在打羽毛球，火红的运动衣在闪动，那么显眼。

毛毛拿起羽毛球拍，犹豫地问大海：“我们还去吗？”

平时，只要不刮风下雨，我们都爱打羽毛球。

“不去。”大海象是在赌气。

我们操着毛巾走过球场时，伊丽突然跑过来截住我们，又是甜蜜蜜地一笑。哟，那双眼睛会说话。“小刘师傅，听说你是厂里的全能冠军，来，我们打一盘。”

大海愣了愣，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：“我从来不和女人打球。”

“你……！”姑娘脸红起来更漂亮。

我们昂首挺胸地从她面前扬长而过。

“见鬼，她怎么知道我姓刘。”大海嘴里含满牙膏

沫子，纳闷地摇摇头。

“多半是对你有意思。”毛毛揶揄地笑了。

大海的半缸凉水浇到了毛毛头上。

车间主任领着伊丽来到我们钳桌边：“喂，给姑娘做个工具柜吧。”

她仍旧是笑，不过，这回有点拘谨。

“我们忙呐。”大海是怎么搞的。

“嘿，拿架子啦。这是看得起你们。”

姑娘慌忙卷起袖子：“来，我和你们一起……”

大海瞅瞅她说：“你那边歇着算了。”

姑娘讨个没趣，气瘪瘪地和车间主任走了。

“她把我们缠上啦。”毛毛说。

“别异想天开！每个姑娘都巴不得世上的男人全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别上当。”大海不以为然地说。

工具柜做得异常出色。当然，并不是为了伊丽，我们的手艺可以去做保险柜。

姑娘对着工具柜赞不绝口，叫人心暖滋滋的。最后，她偷眼瞅瞅我们，吞吞吐吐地开了口：“小刘师傅，小张师傅……是不是请你们帮我抬过去。”

大海用眼光制止了我们。他屈起食指，塞进嘴里，打了个响亮的唿哨，高声喊道：“喂，谁来帮伊丽抬抬工具柜？”

一下冲过来五个人。

姑娘的脸色霎时变得煞白，瞅模样几乎要晕过去。她定了定神，瞪了我们一眼，腰肢一扭，两个小辫甩得

老高，愤愤地小声骂了句：“病态！”便走了。

“什么叫病态？”毛毛问我，眼睛却惋惜地盯住姑娘的背影。

“这……反正跟神经病差不多。”

“她才神经病呐。”

从此，伊丽再也没来找我们的麻烦。我们也把她视若路人。她当然不把我们放在心上，追求她的人是那样的多。她更不会想到，这三个“病态”的家伙私下里的每一次谈话，不论何时何地、什么内容，最后总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她身上去，正象那山间小溪，虽千回百转，最后都要流到江河中一样。

“车间里足有十一个人戒烟了。”

“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”

“想多活几年。”

“才不哩。据传，伊丽有一回在开玩笑时扬言假如她将来非要有个丈夫，一定是不会抽烟的。”

“嘿，难怪毛毛有三天没抽烟了。”

“胡扯，我喉咙疼。”

“是心疼吧。”

“你别瞎说。我看她不一定就是一朵‘塑料花’，肚子里有点东西呢，那天，意大利外圆磨床的说明书还是她翻译的。”

“我可不喜欢对谁都陪笑脸的姑娘。”

“那是去追求她的人太多嘛。要是换了你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爱谁对谁笑。”

“谁也不爱呢？”

“对谁也不笑。”

“难怪你的脸象个蔫瓜。”

“我看你是贼心不死。……”

不久，伊丽用她的愤怒和泪水使我们刮目相视。

说来也怪可怜的，来了一个多月，不让人家干工作，甩着两只手，在紧张繁忙的车间里游来荡去，即使是厚脸皮，也会受不了的。于是，伊丽就背着车间主任干起来了。偏偏马上被发觉。

“哎哟，我的姑奶奶！”车间主任象救火似的把姑娘拽到一边。“你就行行好吧，要这样，还不如让你抱着炸药包来炸我们车间。”

“你放开！我偏要干。怎么，我是白痴，还是克格勃？我偏要干！”伊丽使劲把主任的手甩开，怒气冲冲。看来，矛盾是积蓄已久的了。

“干，你会干什么？”别看主任平时象个笑弥勒，对工作可是铁面无私的。

“我……我全会……干。”姑娘说话开始打结了。

“哼，狂妄自大！别以为读了几年书就什么都懂啦，你知道吗？我……”

还未等主任把话讲完，姑娘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放声大哭起来。全车间的人都傻了眼。

主任慌了，急得在姑娘身边打转转，话说得象绕口令一样结结巴巴：“怎、怎么就、就哭了呢？先、先说